

5位军官晋升上将军衔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8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陆军政治委员刘雷、空军政治委员于忠福、火箭军政治委员王家胜、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津。据新华社

麦贤得等同志获“八一勋章”

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28日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

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麦贤得、马伟明、李中华、王忠心、景海鹏、程开甲、韦昌进、王刚、冷鹏飞、印春荣等同志获得“八一

勋章”。习近平为他们佩戴勋章、颁发证书，同他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学习实践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的陆军某部

装甲步兵3连颁授奖旗。

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共和国勋章”“七

一勋章”“友谊勋章”位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最高层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勋章”，充分体现了

对英模典型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必将极大提振军心士气、激发昂扬斗志，激励全军汇聚起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奉献的强大正能量。据新华社

名为精准扶贫，实为非法传销，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 “善心汇”隐藏着怎样的黑幕？

高呼“扶贫济困、均富共生”，名为精准扶贫，实为非法传销，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高收益为诱饵，通过网络虚假宣传，采取“拉人头”方式大肆发展会员，一年裹挟群众逾500万人……慈善光环之下，十余亿元悄然进入张天明个人腰包，“善心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幕？

近日，公安部组织侦办了“善心汇”涉嫌特大传销案，依法对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天明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进行查处。

“共富神话”背后的“庞氏骗局”

办案民警介绍，发展会员时，“善心汇”以慈善的名义讲述一个“共富神话”：会员只要按一定标准投资，可以很快收回本金，并获取高额回报。同时，通过不断发展下线，随着会员层级提高，还有源源不断的获利。从2016年5月至案发，“善心汇”注册会员500余万人，会员遍布全国。

“慈善事业是不求回报的，做慈善的公司怎么可能获得高额的返利呢？”办案民警指出，张天明等人编织的“共富神话”是一个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来瞒天过海的“庞氏骗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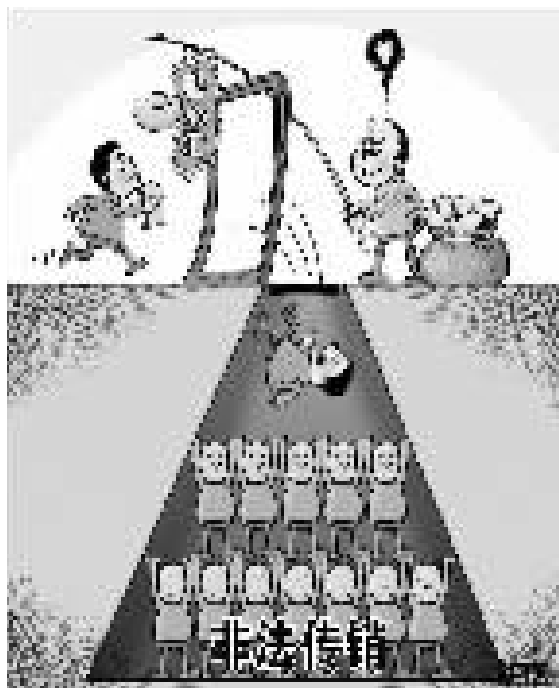
参与者向推荐人以每颗300元价格购买一颗“善种子”，即可激活一个会员账号。会员账户激活后，可通过投入资金和发展下线获得高额静态、动态收益。

静态收益是指会员

按照平台指令，向陌生会员汇款，称为“布施”。这一环节完成一段时间后，平台会安排其他会员向此人汇款，称为“感恩受助”。会员可以选择“特困”“贫困”“小康”“富人”“德善”“大德”六个档次，“布施”金额从1000元至1000万元不等，收益率从5%至50%不等。动态收益则指的是会员发展下线后，可以拿到下线“布施”金额2%~6%的提成。

据警方调查，张天明所宣传的2000亩黄花梨基地，实际只有几百亩且还只是树苗；所谓的三亚槟榔谷260亩房地产开发用地，根本没有办理过用地手续；注册的公司中，大量只是空壳公司，没有实际业务。

没有能支撑这种高额收益的实体产业和正常的盈利模式，那么收益来自于哪里？张天明



向记者揭晓了答案：“‘善心汇’要维持运转就是靠不断发展新会员，用后面加入的人的钱补给前面的人。”

“这就是击鼓传花的骗局，一旦下线发展慢

了，资金流入量小于支付量，资金链就会断裂，系统就会崩盘。”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截至今年6月1日，会员资金缺口达92亿余元，涉及会员230余万名。

扶贫幌子背后的敛财阴谋

“扶贫济困”“互助共生”，这是“善心汇”在发展会员时的口号，宣称所有的钱都用于扶贫和慈善。但实际上，除了“旧人吃新人”的资金循环，“善心汇”会员的大量资金以类似抽头的方式进入了张天明等人的私人腰包。

在“善心汇”互助网络上，很多细节都有意跟扶贫慈善挂钩，比如把传销中的层级命名为“特困社区”“贫困社区”等等，还有诸如

“功德主”“布施”“善心币”等各种命名。

办案民警介绍，“假扶贫”背后是张天明等人的“真敛财”，“善种子”“善心币”“解冻费”等所有涉案费用，绝大部分由会员直接打款至张天明的多个个人账户，一年下来张天明获利10多亿元，其他骨干成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非法所得。

张天明表示，他的非法所得投入到捐助、扶贫的钱只占极少数。

掏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会员们呈现一个慈善家的形象，引诱更多人加入。

张天明生于1975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初中肄业，是整个“善心汇”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先后做过服装、净水器等生意，2013年到了深圳发展，前后开过几家公司。

据负责宣传的骨干成员刘某表示，张天明特别会说，张口就能来一大段，跟人打交道也永远是一副笑脸，他喜

欢吹嘘，经常宣传自己有39项专利，其实很多都是虚假的。

据张天明供述，他把非法所得的10多亿元，用于给自己和家人购置大量资产，如在昆明以自己控股公司的名义花费2.2亿元购买了一座大厦。办案民警介绍说，张天明的妻子在逃跑时，随身携带了140多万元现金、29张银行卡，仅抽查的8张卡中的资金就有1100多万元。

据新华社

4100亿元基本养老保险金已签署委托投资合同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情况关系到每个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截至6月底，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安徽8省区市已与社保基金会签署了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4100亿元，其中的1721.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剩余其他资金将按照合同约定分年分批到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卢爱红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除上述8省

区市外，还有一些省份也正在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下一步，人社部将重点抓好合同签约。对各省区市的情况进行分析，确定委托投资的重点地区，加快工作进度。同时研究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

此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情况将制定信息报告披露办法，明确披露方式、披露渠道、披露频率等，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据新华社

同一项收费 不同地区竟相差近7倍 国务院督查组督查“降成本”

最高2757元，最低360元，同样一款10层10站电梯安装检验，各地检测机构的收费情况差别巨大，最多竟相差近7倍。同样是电梯安装检验，不同地区对同一公司的收费悬殊，同一地区对不同公司的收费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国务院第七督查组在江苏督查时，一家电梯企业向督查组反映的情况。

电梯属于特种产品，在安装完成后，按规定需要经过专业机构检验。这家电梯企业向督查组出示的一份电梯安装检验费用对比表显示，对于一款10层10站的某国产电梯，在华北某省会城市市区的定期检验费用为650元，安装检验费用为1790元；在同一个省份的另一城市，两项费用则分别为910元和2757元；而在收费最低的上海市，这两项费用均为360元。对于另一款20层20站的电梯，同样也是收费悬殊，如在上述华北某市，安装检验费用为3781元，在上海则为560元。

这家电梯企业还反映，目前，对于电梯验收收费标准，各地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有的是以电梯售价加上安装费用再乘以一个百分比的系数，有的则是固定收费。而在一些地方，这个系数是浮动的，甚至出现对本地企业收费明显低于外地企业的情况。“比如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缴费是乘以1.3%，当地代理商缴费是乘以0.9%，最高相差0.4%，按绝对值计算，等于我们要多缴纳近50%的费用。”江苏这家电梯企业财务部门负责人说。

第七督查组成员张春雨表示，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电梯安装数量差距大，受批量成本的影响，收费有所不同是正常现象，但在不同地区相差六七倍，特别是一些地方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值得关注。目前第七督查组已与在相关省份的督查组联络沟通，进一步核查研究这一问题。

据新华社